

躁:风阳升动,则上扰清阳而眩晕,甚则引动肝风而肌肉肢体抽动。应抓住肝胃逆乱、气机升降失于斡旋之实质,遵循古训:《临证指南》云:“凡肝阳有余,必须介类以潜之,柔静以摄之,味取酸收,或主咸降,务清其营络之热,则升者伏矣。”《增补珍珠囊药性赋》云“肝欲散,急食辛以散之”,“肝苦急,急食甘以缓之”。方中,龙、牡镇肝降逆兼敛阴,桂枝振奋脾阳兼散郁,甘草和胃调中兼缓急。四药相合,平肝疏肝、和中降逆之功显著,故对综上三例病证可奏标本同治之效。

本方不仅药简效多,且有如下配伍特点:①寒热并用,龙、牡之纯阴合桂、甘之清阳,则凉不伤中、温不助升,而协调阴阳;②散收并举,桂枝之辛散合龙、牡之涩收,则疏肝通郁中能敛阴以配阳,潜敛肝阳中能下气以和阳;③升降并调,桂枝之升腾合龙、牡之降逆,则清阳得升、浊阴得降,气机得顺;④类药相辅,龙、牡相依则镇逆潜敛之功效更强,桂、甘相加则温脾和中之能力更盛;⑤作用和缓,四药中寒热、升降、散收均有,可谓平调平补之剂,既可镇逆而不伤正,补脾而不燥热,育阴而不滋腻,更妙于甘草之多而缓和诸药。笔者认为,本方既可作为补益剂、安神剂,又可作为调和肝脾之和解剂。凡心脾不足、肝气郁逆而无大热、大寒之证,均可应用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在本方药物的用量上,须根据患者的体质、病情适当加减。如例一,阳虚弱较甚,则四药中加大桂、甘用量,以突出其温阳补脾和中之功;例二、例三,则肝气横逆明显,并有阳升风动之象,故重用龙、牡,但桂枝用量亦不宜太少,不必虑其阳热之性,以共收潜阳镇逆通郁之效。

在服法上治呃逆、呕吐,宜小量频服,以利药物的吸收及生效。

至于甘草、牡蛎的生用制用,可酌情而定。原方强调用炙甘草、煅牡蛎,功在补心阳、敛浮阳,主治心阳虚证。若治肝胃逆乱,则不必拘泥。一般而言,中虚较重,当用炙甘草;阳亢较盛,当用生甘草;牡蛎均以生用为佳。此乃取炙甘草偏补益,生甘草偏清泄,生牡蛎兼养阴之意。

体会

临床上肝胃失和所致之呃逆证颇多,一般习以降胃疏肝法治之,

但疗效往往不够理想,尤属顽固性病例获效更微。经多年临床实践笔者认为,前人“诸证上逆,皆属于肝”之说虽不甚确切,但本病之上逆确以肝为本、以胃为标,肝气郁滞并非其实质,肝逆气急、肝阳上亢则是其关键,故以镇肝降肝和中立法:选药上应避免用柴胡、青皮、半夏等香燥易劫肝阴之品,务遵“忌刚用柔”之原则。纵观本方组成,最能体现上述旨意,故对证用之效如桴鼓,实为此法应用之良方。

“臭之不察”指瑕

250014 山东中医学院 贾延利

主题词 医古文

《医古文·鼻对》曰:“臭之不察,何以鼻为?”其中的“臭之不察”一句,大都认为是宾语前置句式,即用助词“之”把宾语“臭”前置,“臭之不察”即“不察臭”。如《医古文》教学参考书,将此句按宾语前置句来翻译;中医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大纲,将此句规定为宾语前置句。对此笔者不敢苟同,认为“臭之不察”一句不是宾语前置句,句中“之”也不是宾语前置的标志,而是助词,起取消句子独立性的作用。

“之”字虽有将宾语前置的作用,如《伤寒论·序》所曰“彼何荣势之云哉”,句中“云”的宾语“何荣势”用“之”字提前。但是,“之”还可用于主语与谓语之间,以取消句子的独立性,使原来句子不再独立存在,必须依靠上下文,其文义才完整。如《医古文·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论》所曰“良工之治病,先治其实,后治其虚”,句中“之”用在主语“良工”与谓语“治”之间,即起到取消句子的独

立性的作用。

一般说来,主、谓之间的“之”与宾语前置中的“之”是不容易混同的,但是由于主语有施事、受事的不同,当受事主语与动词谓语之间放入“之”时,因主语在语义上受动词谓语支配,故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前置宾语句,“臭之不察”即是。笔者认为,“臭之不察”一句不是宾语前置之句,其中“之”亦实为取消句子独立性的助词。其理由如下。

其一,在古汉语中用“之”把宾语前置的句子,其动词前不带副词状语。如《医古文·鼻对》所曰“虽有奸邪,何恶之遂”,用“之”将宾语“何恶”提到动词“遂”之前,但动词“遂”前没有副词。笔者查阅古汉语中用“之”将宾语前置的句子,均未发现动词前有副词的。可见,用助词“之”将宾语前置的句子,其动词前是不带副词的。然“臭之不察”一句中之“察”前却有副词“不”,故不应将“臭之不察”看作为宾语前置句,否则与

上述之规律违背,因此“臭之不察”不是宾语前置句。“臭”为受事主语,“之”用在主语“臭”与谓语“察”之间,起到取消句子独立性的作用。人们之所以将其误认为是宾语前置句,是因为受事主语“臭”在语义上是“察”的宾语的缘故。

其二,从语气上看,用“之”构成的宾语前置句,可不依赖上下文而独立存在。换言之,可不依赖上下文,其文义已完整。然“臭之不察”一句必须依赖上下文,否则其语气就不完整,说明“之”为取消句子独立性的助词。

其三,从其他相类似的句子来看,如果硬是将“臭之不察”一句说成是宾语前置句,那么以下两个例文,是否也应该将其认为是宾语前置句呢?

“皮之不存,毛将安附焉?”

(《伤寒论·序》)

“德之不存,艺于何有?”

(《徐灵胎先生传》)

将以上二句的“皮之不存”、“德之不存”,如果是按照“臭之不察”是宾语前置句这一观点理解,那么此二句也应是宾语前置句,分别可释为“不存皮”、“不存德”。可见,“皮之不存”、“德之不存”与“臭之不察”实是同一类型的句子,句中“之”均起到取消句子独立性的作用。因此,没有理由认为“皮之不存”与“德之不存”是正常语序,而“臭之不察”是宾语前置句。

总之,“臭之不察”绝不是宾语前置句,句中“之”在句中是起取消句子独立性的助词。“臭之不察”,意为气味不能辨别。

(作者简介:贾延利,男,35岁,山东省济南市人。1978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,现任山东中医药大学讲师。)

小议中医药古籍中“相”字的用法

117000 辽宁省本溪市中心医院 黄力强

主题词 医古文

“相”字在古代还是现代,都是常见虚词之一。虽然古今都用,但用法却有很大差异,故读古书如不细加研读,往往错解经义。

一、表示动词所关联的事物是两方面。

例一:《灵枢·百病始生篇》:“两虚相得,乃客其形”。——外来的虚邪与人体正气虚弱相互配合,外邪才能侵入人体。

例二:王士贞《本草纲目·原序》“砒玉莫剂,朱紫相倾”。——石头和宝玉不能辨别,朱色和紫色相互混杂。砒,一种像玉的石头。

可以看出,此用法之“相”,相当于现代汉语的“相互”、“互相”。“相得”就是“互相配合”,“相倾”就是“相互混杂”。

二、表示同一个动作行为一个接一个出现。

例一:吴尚先《理论论文》:“自仲景肇论,诸家相承”。——自从张仲景创立这一学说以后,医家们一代一代地继承了下来。肇,创造。

例二:方孝孺《原医》“生民之疾多矣,不度可否,以身试之,而无成者踵”。——人们患的疾病是多种多样的,不考虑是否可以,就在病人身上试验着治疗,从而失败的一个跟着一个地追随着。度,考虑;踵,追随、追逐。

例一的“相”,用在动词“承”之前,表示“承”这个动作一个接一个地出现;例二的“相”,用在动词“踵”之前面,表示“踵”这个动作一个接一个地进行。

三、指代及物动词的宾语。

此用法的“相”,不再表示双

方互相产生动作,而表示一方产生动作,另一方接受动作,具有指代性作用,可指代人称代词。

例一:张介宾《类经·序》:“相成之德,谓孰非后进之吾师云”。——帮助我的恩德,怎能说不是我后来的老师呢?

例二:《后汉书·华佗传》:“佗曰:‘君病根深,应当破腹,然君寿亦不过十年,病不能相杀’”。——华佗说:“您的病根很深,应当剖开腹部治疗,尽管如此,你活的寿命也超不过十年,眼下病还不能伤害您”。

例三:张仲景《伤寒论·序》:“省疾问病,务在口给,相对斯烦,便处汤药”。——诊查病情时,致力于口头应付,观察病人一会儿,就处方下药。口给,口头应付;对,“观察”之义。

例四:《后汉书·华佗传》:“时佗小儿戏于门中,逆见,自相谓曰:‘客车边有物,必是逢我翁也。’”——当时华佗的小儿子正在院子里玩耍,迎面看见来客,便自己对自己说:“客人的车上有寄生虫,一定是遇到我父亲了”。

例一的“相成”就是“成相”(帮助我),“相”在句中指代第一人称代词“我”(张介宾);例二的“相杀”就是“杀相”(伤害您),“相”在句中指代第二人称代词“你”(来的病人);例三中的“相对”就是“对相”(观察病人),“相”在句中指代第三人称代词“他”(病人);例四的“相谓”就是“谓相”(对自己),“相”在句中指代反身代词“自己”(小儿)。